



这一年·1928

谷白◎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1928/谷白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4. 8
ISBN 7-80676-667-7

I. 邓... II. 谷... III. 邓小平(1904-1997) - 生平事迹
IV. A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80806号

邓小平·1928

作者/谷白

剧照拍摄/罗俊

剧照说明/赵犇

责任编辑/梅文革

装帧设计/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电话/(021) 52921234 转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次/2004年8月第1版

印次/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16

字数/100千

印张/10.25

书号/ISBN7-80676-667-7/D·039

定价/25.00元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3
第四章	27
第五章	31
第六章	43
第七章	51
第八章	65
第九章	69
第十章	75
第十一章	85
第十二章	93
第十三章	101
第十四章	111
第十五章	121
第十六章	127
第十七章	135
第十八章	141
后记	153

第一章

一眼，邓小平就看见了张锡瑗。在挤出船舱来的人丛中，她围着驼色长围巾，身穿深藏青大衣，神气很像是位富家小姐。他俩的目光有刹那的交接，瞥来视而未见那样，即又都挪开去看别处，仿佛并不相识似的。

他与张锡瑗相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时候的邓小平用的还是本名，希贤。从法国去苏联参加学习的邓希贤，和张锡瑗不同班，同学的时间也不长，只几个月。邓希贤又受派回国，到冯玉祥将军的部队里任职，做政治工作，策应北伐。北伐的成果被蒋介石攫取，失败于垂成。邓希贤奉命撤回武汉，向中央军委报到，调入中共中央秘书处任秘书以后，才改名小平。也就是在这时候，他重遇的张锡瑗。邓小平没想到会这么快和张锡瑗再见，骤见之下，喜出望外，他很有些惊讶。“宁汉合流”，汪精卫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宣布“分共”。党从公开转入地下，继之，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往上海。相聚没几天的他俩再次握别。说再见的时候，邓小平感觉到，上次在莫斯科说的那声“再见”中例行的意味更浓重些，而这一次则大大地不同，他心里存着盼望，期待着再见面。被期待的见面，到来得显长远，恍若隔三秋，邓小平和张锡瑗其实只不过分开了一个多月。

收回来目光，邓小平重又打量起码头上。码头上人不少。厕杂其间有戴盔帽的安南巡捕，有鼻高眼碧的法国警察，还有一望而知是“包打听”的便衣男子。邓小平没有太注意他们。十六铺属法租界，作为法租界的官方，要搜捕谁，尽可以直接上船，他们完全不必守株待兔，等候在寒风里。

国民党就不同了。在租界上他们照样是私的，活动，允许；不被允许的是采取行动——明火执仗地采取行动，那不行。偷偷摸摸地盯梢到僻静的地方，一拥而上抓了就溜，则可以，更可以暗暗跟踪去落脚处，布哨监控，一边照会租界巡捕房，请求协捕。因此缘故，他们也必须乔装改扮隐蔽自己，譬如现在，在码头上，就混迹于小贩、脚夫、车夫和像邓小平那样迎接旅客的人之中。



张锡媛只身从武汉乘船抵达上海。



邓小平在莫斯科留学期间的同窗好友张锡媛被党中央安排来上海工作，两人相见，欣喜万分。

如是人等正是邓小平观察的对像，他留神观察着，看他们中有没有谁不专心于迎客或揽生意，而另有瞩目。但，邓小平更留神的是，观察得漫不经心。漫不经心是那种一旦故作即不再是了的神态，要装像它几乎完全没有可能。然而，若不能真把漫不经心做个逼真，那，不等你有所发现，便先已暴露在了国民党特务的眼里。暴露，对共产党人来说，就意味着被捕乃至牺牲，对邓小平这样的担任着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的肩负重任者，则更。他的些微的疏忽，都可能给组织造成无可估量的重大损失。避免损失，保全组织，安全，从一九二七年春天开始，越来越是党必须首先考虑并且必须有效解决的问题。

身后跟着两位太太，张锡璠的前边是一对夫妇。一个手中拿手杖，一个相着狐开袖笼，夫妇俩忍步滞后着，与肩扛皮箱走在前的脚夫保持距离。那两位太太都年轻，也甚漂亮，更又甚时髦。看着置身其间的张锡璠，邓小平再怎么看都没看出有什么惹人注目的来。

舷梯前，傍在张锡璠左侧的英俊书生，彬彬有礼地让张锡璠先行。

让过了张锡璠和身后的两位女士，曹无容又脾气很好地一连听任几个性急的先生抢挤到前头。他没有行李，只拎个公文包，下了舷梯，施施地行去，连一眼也没瞥那几个翘首眺望在岸边的国民党军官，尽管曹无容猜出来了，他们要迎接的是他。

曹无容这次来上海，担承着探寻中共首脑并中央机关确凿下落的特别任务。

这之前的几个月，他一直以信守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遗训而与蒋氏在“清党”等问题上有歧见的左派面目逗留于武汉，和公馆派打得火热。及至“宁汉合流”以后，他才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是蒋介石的特务。作为特别任务、特别任务承担者的简称，曹无容觉得，“特务”是个褒义词。不是吗难道？特别的任务，唯有出类拔萃者才担当得起。他就是这么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在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副官处里。“清党以来，共产党把汪先生的虚与委蛇当了真，视汪先生为华容道上的关云长，悉心竭力的笼络。”曹无容说，出现这

样的局面，他事先就有估计，所以，向蒋介石请命，“来借个窗口，监视共产党。”应该承认，曹无容的监视颇有成效，譬如，中共召开后来被称为“八·七会议”的政治局会议，他是得到情报的，要不是得到得晚了一步，他那毕功于武汉、就地彻底解决中共首脑机关的预想目的，还真就能够被达到。

“逃得过初一，逃不过月半。”曹无容在最后那份三天一报的密电中向他的总司令报告，忽然匿迹的中共中央，可能就隐蔽在武汉，可能转移去了江西，“依职之见，”他强调指出，重返上海潜伏于租界的可能性最大，“故，职拟即赴沪上密访。”亲笔，蒋介石批了，“可”。

“海格路善钟路口，”曹无容一拎袍衩，坐上了黄包车。身仰车行之际，有一辆马车辘辘地从旁驰过。在马车上，曹无容又见着了深藏青和驼色。

长袍，马褂，礼帽，那位和他同船抵埠先后登岸的小姐的身旁，坐着位年轻的先生。

看这不认识也不相干的一对在眼里，曹无容想起了远在英国的女子。一别经年，也不知道哪天呀，才可以再偕她同游车河在伦敦街头……又从后赶上来了了一辆黄包车，紧紧慢慢的，曹无容发觉，它好像在盯那辆马车的梢。

似乎一点都没觉察有黄包车在盯他们的梢，邓小平神态自若地指指点点，告诉张锡瑗，“这爱多亚路原来是条浜，上海人叫它洋泾浜，”他问，“晓得什么叫浜吗？”

“尾巴，”张锡瑗以目示意着车后，“是我带来的？”

不是。他们是在他们临出码头的时候叫了车跟上来的，也许是看张锡瑗漂亮，也许是见接走漂亮小姐的先生相貌平常，他觉得好奇，邓小平早就发现并且判定他这梢盯得盲目。当然，邓小平并没有排除他可能感觉到了什么，有了不明缘由也说不确切的感觉，又存着立功得赏的心，于是跟上来看看，看能跟出个共党不。不是没有同志就这样，被疑神疑鬼地抓了去遭杀害的。想着，邓小平冷冷地哼了声，“到处杀我们，”





他嘀咕着说，“还以为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没作声，张锡璠想起了什么来。

少顷，邓小平忽一声叹来长长的，“快半年了。”

没明白邓小平之所指，张锡璠不由拿眼来看。

“想起赵世炎了吧。”

邓小平猜得很准，张锡璠果然是在想赵世炎。赵世炎，还有李大钊，是张锡璠最早接触的党的领导者。尽管接触的日子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从他们那里收获的，张锡璠直觉得足够可以终身受益。也所以，她时常想念他们。特别是大钊同志牺牲以后，身在莫斯科的张锡璠想再相见赵世炎的心更加急切。

“回国的时候，以为到了武汉能见到他，”张锡璠郁郁地告诉道，“到了武汉才知道，他已经牺牲在上海。”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九日，邓小平记得非常确切，在被捕仅仅半个月以后，赵世炎即被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了龙华枫林桥刑场；而因叛徒出卖被捕的时候，赵世炎继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才五天。邓小平跟赵世炎的关系，较之张锡璠更深得多，他俩是四川老乡，又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那段日子里，聚聚散散是常事。”邓小平缅想着说，“有一回，他跟我说，”他深深地看了张锡璠一眼，“我们的每次分手，都可能是永别。”

张锡璠沉默了好一会儿，“所以，”急急的，她忽又告诉邓小平，“在船舷那儿一看见你，我特别高兴。”

邓小平想说一句什么的，马车靠路边停在了华成大旅馆门前。

马车刚停，华成旅馆的大门里便迎出来了穿一件茶房号衣的乐福，一提马车踏脚板上的皮箱，乐福殷勤地往里让着邓小平和张锡璠。

进门即是一通三间的大客堂，大客堂里设账台，账台后坐个戴眼镜的二先生，这旁楼梯，那旁甬道，甬道尽头是后门。后门外的弄堂，两头都走得通。

出后门来的邓小平和张锡璠，向左一拐，去了个笃悠悠。谁的手

里也没有那口皮箱，他俩又都换了装。前一个戴顶旧毡帽，着着乡下布的棉衣棉裤；后面紧跟着的她，上身一件大襟花袄，下穿扎脚裤，围着作裙，还挽个篮，活脱一对寸步不离的乡下夫妻。

邓小平领张锡瑗来到后弄堂。后弄堂的围墙上破出着个连框也没有的门洞。临过那边去的时候，邓小平提醒了张锡瑗一声“注意”。

果然，一墙隔出两样的天地，似乎连空气都变了味。密密一片，碎砖破板圈拦成的棚户。泥路坑坑洼洼的，狭窄，曲折多弯，更多的是叉口，几乎不满十步便有一个，有的甚至只是茅屋与草棚间的空隙，然而，等缩臀收腹挤到那头一看，却又是条路，同样狭窄，同样曲折，同样多弯多叉口。

“其实，”邓小平不时留步等着张锡瑗，边告诉她，他们要去的地方离华成旅馆并不怎么远，沿着马路一直走，连弯都不用拐一个。

张锡瑗这才省悟，邓小平刚才的提醒是要让她留心认路。这么说，以后我得常从这儿走，必须从这儿绕，那将是我的工作。会是什么工作呢？看着两边，张锡瑗走得更慢了些，又滞留脚步在叉口处，把口旁破房的墙的窗的檐……一一都看在眼里。

“那儿是中央秘书处的一个机关，”以买卖字画玉器古玩为掩护，店名叫善宝堂。“组织上决定让你在那儿工作，”邓小平轻声说明道，“和我在一起。”

心中欢喜，张锡瑗的话里没流露，“我服从组织决定。”

“住店，你的身份是老板娘。”

“你呢？”

“我是你的顾客。”邓小平告诉，“你有个伙计叫浦生，姓薛。”

见邓小平边说边走，把迷宫一般的路熟悉得一如己之掌纹似的，张锡瑗不禁感叹了起来，“来上海才几天呀你，都跟在这儿长大那样了。”

“我在这里迷了十好几回路，”邓小平说，“才弄清楚这么个走法。”他又告诉，“听大哥说，乐福晓得的走法有十好几种呢。”

“大哥大姐，”张锡瑗忙趋前来问，“都好吗？”





邓小平以古董店为掩护，为党中央筹措经费，并使党中央机关正常运转。

染上的疟疾还没完全治愈，邓小平告诉张锡瑗，周恩来的身体比在武汉的时候弱，幸好无碍在有邓颖超在旁照顾。“他们知道你来了，”他说，“让我改天带你上他们那里去。”

张锡瑗又一声问来急不可待，“哪天？”

忽一下站住了，邓小平四顾着辩认什么。

“走错了？”

“差一点点。”邓小平颔回头，去拐进那个错过的叉口。

跟着邓小平穿过只能容人单身侧着走的夹弄，张锡瑗一抬眼，看见了远远横在前面弄堂口的马路了。一直竭力留心记路的她终于松了口气。“还是旅馆门前那条路？”她警惕地问，“刚才那个盯咱们梢的，会不会还在路上守着？”

“盯梢盯进华成旅馆，他会遇着谁？”

“茶房。”

邓小平笑了，“乐福的绰号叫‘绰号’。”给乐福起这个绰号，是因为乐福的绰号多，多到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准。光邓小平就听人叫过乐福“电话簿”、“千手千眼活观音”、“老马”、“筛子”……邓小平说，“叫乐福‘筛子’的意思是，”乐福要让呢，你就过去了，他若不想让你过，你呀只能在这边呆着。为把这本事学到手，邓小平曾经请教过乐福。认真地想了又想以后，乐福让邓小平把耳朵凑到他嘴边去，教了他一句口诀，“临时抱佛脚。”

听着，张锡瑗没懂。

“一事一法，法无定规。”口诀里所含的这层意思，邓小平说他也是后来才想明白的。

边说边走，邓小平和张锡瑗走出了这条名字叫蚂蚁窝巷的棚户弄堂。在拐向善宝堂去的时候，他俩迎面撞见了章根宝。

第二章

海格路善钟路口，有幢带花园的洋房。房主人——公共租界总巡捕房的英籍督察约翰·霍普，今天生日。

曹无容到的时候，生日派对差不多快要结束了；没等约翰切开插有蜡烛的蛋糕，他又悄悄地走了个谁也没惊动。后来，霍普这样含糊其词地回答别的客人的询问，“我的牛津同学，曹。”

曹无容跟让·达瓦尔没有这种私人关系，较之英语来说，他的法语很蹩脚。但是，这些并没妨碍他们话得投己。

和霍普一样，让·达瓦尔也要曹无容拿出证据来证实，中共的中央现在正潜伏在上海租界。

曹无容毫不欺人地老实坦白，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情报。“不过，很快会有，”他把话说得很满，好像情报就在什么地方放着，只等他去取一取似的，而那情报又是张地图，图上清清楚楚地标明了中共中央机关的所在。“如果中共的中央机关在法租界的话。”

让·达瓦尔表示，如果有什么需要，捕房将提供一切方便和帮助，“但愿，”他忧心忡忡地一笑，“他们不在我们法租界。”

“也会的，达瓦尔先生，他们会消失的，在法租界……”曹无容的笑容里有着与达瓦尔截然不同的内容，“或者别的任何地方，永远消失。”他向达瓦尔保证，“我来上海替蒋总司令办的，就是这件事。”

达瓦尔听他在帮的手下介绍，曹是蒋的心腹，蒋最喜欢曹的一点是，稳重。所以，达瓦尔以为曹无容一定掌握着有极富价值的线索，只不过，不愿意和他共享秘密罢了。

曹无容所有的，其实只是判断和信心。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摸到证实他的判断的蛛丝马迹，更自信能够从蛛丝马迹中发现共产党的行踪。至于那蛛丝马迹会在司令部门口，这么及时地跟他撞个满怀，却是曹无容始料未及的。

向岗哨出示过关防，曹无容正要跨进司令部门，呜呜的，身后来了一辆抓人的红色警车，横冲直撞地直驰到院里楼前才停。车后厢门开处，推下个青年和另一个更年轻些的来。更年轻些的这个穿一身学生